

2023.7.12

责编 李晓勤
和亮
裴秀玲

24 版



随笔

且说八哥

文/图 王祥夫

我小时候只见过八哥却没见过鹩哥，鹩哥和八哥不一样，鹩哥的喙那地方有个黄色的小肉瘤，那肉瘤的颜色可谓鲜明，鹩哥的身型也比八哥大那么一点。八哥是一身黑，很像是舞台上古典戏曲中的侠客，在笼子里跳上跳下，十分干练猛厉，八哥虽是一身的黑，而爪子却是紫红的，黑衣红腿儿真是好看。八哥的俏皮还在于它脑门儿那地方有个小小的凤头，我们都叫它“凤头”，是一小撮儿，像是去理发店专门做过，很是俏皮。会养八哥的人，有时候会打开笼子放飞，它一腾身就飞起来，越飞越远，转眼不见，但只要养八哥的人吹几声口哨，有一个小黑点就又从远处出现了，这小黑点越飞越近，是那只八哥。小时候在地摊上看养鸟的人玩八哥，一会儿放飞，一会儿又吹口哨让它回来，心里真是羡慕极了，心想自己什么时候也养这么一只八哥。

我们那个小城，是四个门，好玩的东西都在西门一带，马戏团来了，打场子就在西门外的空地上，跑马耍狗熊、吐火吞宝剑，真是好看。那地方还有玩鸟的，八哥和腊嘴还有红靛壳、蓝靛壳。红靛壳长得很好看，我有时候在公园里也会看到它，它在树上飞，我在树下追，但很快它就不见了。后来读梁斌的《红旗谱》，那个冯老兰就喜欢养鸟，而书中也写到了一只红靛壳，他百般地想买，人家就是不卖给他。所以我对这种鸟印象特别深。这种鸟属莺类，莺的个头都很小，小柳莺简直就像是一片狭长的小树叶。古人所说的“流莺”简直是神了，它不是飞，而是流，而且相信流得很快，转眼就不知又流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刚才还在那边的树上呢。

知道鹩哥和见到鹩哥是后来的事，朋友请我去他家吃饭，天大热，饭桌就摆在院当中的葡萄架下，我坐着喝茶，等饭菜上桌，忽然就听见了有人在说话，周围没人啊，等它再说的时候我才看到了是挂在葡萄架下的那只鹩哥在说话。它先是问好：“你好”，是普通话，然后还是“你好”，是本地话，接着还是“你好”，这回有口音了，像是附近什么县份儿的话，主客一时都抚掌大笑。

八哥与鹩哥相比，我还是喜欢八哥，这简直是什么道理可说，是小时候喜欢什么就是什么，这就像喝酒，我就不怎么喜欢喝茅台，因为我的父亲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用筷子喂我烧酒：来，再来点，来，再来点。

我的喝酒是父亲从小教的，用筷子头。

书随人走 人也随书走

韩浩月

我的朋友书评人绿茶讲了一个故事：大学时因住集体宿舍，把积攒的几十箱书打包寄回了老家，放在他姐姐家的阁楼上，后来姐姐的房子卖了，新房主同意那些书可以继续存放。五月上旬绿茶返乡，专门去看望了这些被他“遗落在老家的书”，这是数年来，他与他过去的书唯一的一次见面。

这个故事让我有些动容。他的那些书都很珍贵，包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等大量经典级丛书，涵盖萨特、加缪、卡夫卡等世界级大师的名作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这些书很难搜集得如此齐全，绿茶在学生时代的藏书就如此丰富，让人羡慕。

绿茶与这些书的缘分可谓“爱中有痛”，这些书无论购买、收藏的过程，还是给“主人”提供的营养价值，都决定了它们难以被忘怀，但它们的确与拥有者分别得太久太久了，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仅有屈指可数的重逢，而现

在，绿茶在北京的家已经被这些好书的新版本乃至更多其他的好书堆满，过去的书与人，不得不继续“分别”的状态，这多像游子与故乡、亲人之间的关系啊。

绿茶说，就把那些书留在老家当个念想吧。对他的说法，我所理解的是，他是找到了一个时常回故乡看看的理由。人对家乡的惦念，除了父母、兄弟姐妹和朋友之外，旧居、美食、一条河、一棵树，都会时常牵动人的心。这次绿茶回老家，说到自己童年时住过的房子已经拆除了，旧居的痕迹丝毫未留下，看到他在旧居原址上拍摄的照片，神色中很容易被发现的失落。他留在老家的那些书，会在时光中保持原样，列阵等待着他吧。

之所以被绿茶与书的故事打动，是因为我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：我二十多年前到北京的时候，为数极少的行李当中，就有三四十本书。那些

书是一个年轻人本就微薄的财富中最重的一部分，有这些书在，就像有亲人陪在身边，会提供一股精神力量的支撑，让人不孤独。

可是，就在两个月前，我把这批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，都打包寄回了老家。收拾书的时候，用柔软的毛巾，逐一擦干净了它们身上的尘土。妻弟在乡村的旧居翻新了，有整整一层的房间留作我那些藏书的容身之所，崭新的书架已经打好，只等那些书逐一上架归位。

在聆听和讲述这些人与书的故事的时候，心里想到，有的时候书会跟着人走，有的时候人会跟着书走，当年那些书是跟随着我离开家乡的，现在，它们先我一步回乡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在将来的某一年，我会踏着它们的返乡足迹，最终在老家实现“会师”，继续长相厮守的日子？这个事情，我没有细想，一时也不愿意细想，担心想着想着，就要忍不住付诸行动。

书不说话，但书对人的等待，静默且恒久。人对书的牵挂，多数时候是淡淡的，但这些情绪积累多了，也往往会左右人生轨迹。人与书的缘分，或许就是这样吧，没有负担与负累，只有陪伴与滋养，在人与书的互动与纠葛中，一生会额外多一些沉静的底气。

乡恋

为明天而战

乔傲龙

1986年中考结束，忐忑中等来了临汾一中的录取通知，当年榜上有名者，全校仅我一人。

新生报到，每个人都有编号。曾经骄傲到连第二名都无法接受的我，此时的学号竟是第十七，七个班全部算上，年级排名“119”。是我的座次吗？不会搞错吧？低头填写个人信息的那一刻，挫败的感觉前所未有，焦虑瞬间袭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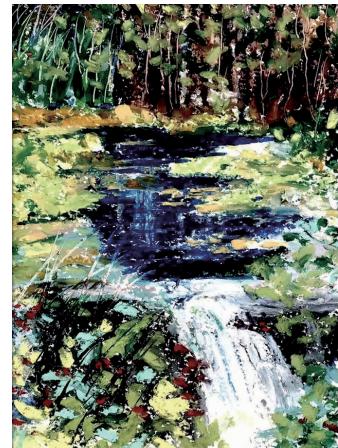
教英语的老师，年纪轻轻却长了一脸络腮胡，若非临汾方言偶露峥嵘，还以为是个不会说中文的老外。呜里哇啦一节课，看着神采飞扬的别人，一脸茫然的我彻底蒙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他考上研离开，我的高中生涯已被生生削去三分之一。

班主任刚从师大毕业，是个优雅温和的美女老师，但她教的化学对我而言是另一门外语，符号系统是，思维方式也是。一年头上，化学课以可耻的四十多分画上了句号。

听不懂的课有时便索性放弃，在下面偷看唐诗宋词，只有这个，偶尔能支撑一下可怜的门面。

自弃令人焦虑，但越焦虑越想自弃，我像一只咬着自己尾巴的狗，在自弃和焦虑的漩涡里打转，一日一日地沉溺，整整一年，绝望而崩溃。

直到高二分科，崩塌的内心才在



张朝曦 作

一片废墟中开始重建。

每天晚自习后挑灯再战，把休息时间兑换成学习时间。那时年少，心里面长牙，立志只要今天不死，便为明天而战。

日复一日的心理亢奋和身体超载中，紧绷的神经弹性渐失，最终彻底错乱。瞌睡得要死，死活就是睡不着，日日夜夜煎熬。校医不建议安眠药，数了好几个月的绵羊，衰弱的神经才开始见好。

连载

试的稀罕——那或是有别的缘故使然。我们问：能鼓励创作界的活跃性的是些什么？刊物是否可以救济这消沉的？努力过刊物的诞生的人们，一定知道刊物又时常会因为别的复杂原因而夭折的。它常是极脆弱的孩儿……那么有创作冲动的笔锋，努力于刊物的手臂，此刻何不联在一起，再来一次合作逼着创作界又挺出一个新鲜的萌芽！管它将来能不能成田壤，成森林，成江山，一个萌芽是一个萌芽。脆弱！惟其脆弱，我们大家才更要来爱护它。

网上有文章说，汪曾祺曾说过，京派文学有两个精神领袖，一个是林徽因，一个是废名。若从文风的引领上说，两人都足以当之，而真正的领袖，不能光是文风的引领，还

得有组织号召的本事。这上头，废名就差得不是一点点，他是个只知埋头写自己作品的人，对外界少有关心，更不会有组织号召的本事。

再一个当得起文坛领袖职责的，该是杨振声了，可惜的是，像杨振声这样有大来头的人，是不屑于做这种“拉帮结派”的事的。说来说去，当得起精神领袖名分的，还要数林徽因。既有文风的引领，也有组织号召的本事。

后人怎么个说好，都是虚的。当年影响最大的，可作为标志性事件的，还要数为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写“发刊辞”这件事。后来编选出版《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》，不过是坐实了她文坛领袖的身份。



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刺激其创作的主力。尤其在中国，这种日子，那一副眼睛看到了些什么，舌头底下不立刻紧急的想说话，乃至于哭泣！如果创作界仍然有点消沉寂寞的话——努力的少，尝

34
韩石山 著

沈从文的毛笔字就很好，看风格，不像是出自他的手笔。

四个刊头字竖排，下面是横排三字：第一期。用线条隔开，再下面是竖排的五行小字：每星期三、六出版；通讯处，投稿地址：北平西单西斜街甲五十五号，或天津大公报转文艺副刊编辑处。说是整版，实际只有全版的七分之五，每七分之一是一栏，正文都竖排。

这一期诗文共是五题，分别是：

包明：《猪鹿狸》

林徽因：《惟其是脆弱》

卞之琳：《倦》(诗)

杨振声：《乞雨》

沈从文：《记丁玲女士》

跋》

眉额上是几个字，从左到

随笔